

深处的盐

SHENCHUDEYAN 于贵锋 著

●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我的上帝，你在人群中唤我
我来了。我受苦。我爱
我以你赋予我的声音说话

——[法国]弗朗西斯·雅姆

深处的盐 于贵锋 著

SHENCHUDEYA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深处的盐 / 于贵锋著. —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2007.8

ISBN 978-7-80658-995-3

I. 深… II. 于…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 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2400 号

责任编辑：杜雪巍

装帧设计：一心设计工作室

深处的盐

于贵锋 著

出 版：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地 址：乌鲁木齐市西北路 1085 号 邮编：830000

印 刷：乌鲁木齐大金马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0 × 1230 1/32 开

印 张：7

版 次：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658-995-3

定 价：20.00 元

序言

文化断根时代的诗歌记忆

叶舒宪

对于我们自己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当代人大多是无法把握也无从理解的。原因在于缺乏一个拉开历史距离加以反观自身的条件。但是，借助于以千年为单位的长焦距历史来审视，就多少可以窥测到一些当代生活的性质和真相。

一部文明的历史，如果自耶稣纪元以来算，是两千年；如果按苏美尔和古埃及最初使用文字留下的历史记录算，是五千年。但无论是两千年，还是五千年，还不曾有哪一个时代像我们今天这样刻意追新求变，这样迅速地遗忘过去和憧憬明天。仅从我们当今技术的更新换代速度，就可以对此多少有所察觉和体悟了。据说我国当代青年在追求电子产品的换代方面已经名列世界前茅。中学生的手机一年一换，到一学期一换，乃至一两个月一换，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而于贵峰家乡甘肃，那里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彩陶器被考古学家命名为马家窑文化。从该文化早期的石岭下类

型到晚期的半山和马厂类型，有十几个世纪之久，比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都要长久得多。而其彩陶制作风格换一代大约要用500年左右时间。这样的古今对照，的确会对照出极大的反差。过来人都清楚，20多年前对于我们来说新鲜而时髦的黑白电视机、晶体管收音机，如今已经可以当作物品和收藏品了！用贵锋的诗歌比喻语汇说，人生如同一场轮盘赌：

时间的轮盘转着：有两个格子
下多少注，皆属枉然

这个，确实不公平
但我躲不开
(《轮盘又转回来了》)

可以说，现代生活的时间之轮盘要比马家窑时代快了不知有多少倍。我们既然“躲不开”这场命中注定的赌注，是否就意味着只有被时间之轮拖着飞奔呢？如果不情愿如此，有没有什么留住生命的方法呢？

贵锋的诗歌其实就给出了他的答案。

时间那条狗再也不会把叼走的骨头还回来
而神，这个模糊的词一旦需要就变得清晰
(《时间中的神》)

正是对“时间这条狗”的充分警觉，使他不得不尽力保留对被叼去的骨头的记忆。当然，此“神”非彼“神”，但当需要摆脱现实生活的困境，人们总会借助于生命过程中最重要的东

西寻求出路。在那段灰暗的年代，人们借助于将“神”的现实化；而在贵锋这儿，他借助于对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的爱。于是，他孜孜不倦地在诗中写父亲，写母亲，写天上的月亮，也写大地上的播种，还专心致志地写蚂蚁、蜘蛛和小草、树叶。这表明作者还是一个对蚂蚁和小草有一些眷恋之情的那一代人。他们从小在乡村习得的那种生活方式和感知方式，到了今天的城市里已经难以为继。如今都市人的生活就好比上足了发条的机器，想停下来也不可能，除非机器发生故障或者报废。在一个把“拉动”二字空前奉为主题词的时代，追逐技术的飞速发展，追逐时尚与流行品牌尚且来不及，哪里还有闲情逸致去关注昆虫的蛰伏或草木的枯萎呢？！

无所适从的今人啊，既要“拉动”，又分明感到“动力”的终极来源已经日趋枯竭。人口在不停地增长，人的欲望更加倍地增长（由于技术充当了杠杆），可是地球只有一个。不得已又祭出“节约”，让这传统的美德和“拉动”的时髦冲动自相矛盾去吧！

奇怪吗？也不奇怪。有一次，一位策展人在题为《亚洲艺术的空间》的报告中称，在后现代的新潮设计师眼中，今天的人，只是一些能够移动的小建筑而已！这，对于熟悉上世纪 80 年代倡导主体论文艺学、美学的人来说，确实有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感觉。至于上世纪 60 年代流行天下的“人是革命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之说，倒是和今天的“移动小建筑”说有所照应和默契之处吧。好在贵锋读书的时代，螺丝钉说已经不再主宰诗人的思想意识了。学中文专业的他似乎也不大在乎主体论到客体论的理论变迁。作为诗人，也就是古代之致手的现代传承者，他深知自己的使命是要用由个体生命所提炼的感受去抒写出诗歌的独立生命。具体到他眼中那些生灵

的状态，不管是“向着夕阳爬去的一只蚂蚁”，还是“被石头压住的一株幼苗”，都是从几十亿年的生命史中获得能量和活力的，岂能为陷入疯狂变来变去却毫不自知的现代人类所改变呢？像贵锋在诗歌中以多种手法尝试拉近现代生活和泥土之间的距离，但最终仍旧被这种距离撕扯，在痛苦中对当代生活性质提出了质疑，保持了更切近泥土精神的沉静与缓慢、人文关怀和悲悯的基调，所谓万变不离其宗。从这个意义上讲，贵锋的诗可以给今人充当一面反观自身的镜子。他的诗中保存着非常难得的一种来自传统生活的深沉，有意要尽可能地存留一些被现代化彻底遗忘的传统，以及负载在那传统之中的生命感觉和文化意义。

伴随着扑面而来的泥土的芬芳和岁月的喃喃自语，于贵锋的诗如同一匹在喧嚣尘世中我行我素的，悠然而缓慢地在地上划出曲线的蜗牛。这些诗句那么朴素，没有一点“鹰击长空”式的张扬，也没有一点犹抱琵琶式的忸怩。有的是真切而细微的生活特写，每一个镜头，每一次追忆，每一声喘息，都在诉说过去管有的渴望、一瞬即逝的无奈，还有一种压在心头挥之不去的思索与感伤；有的是燃烧过后“草木灰”一样的温暖、失落；有的是月光一样的质地和土地一样的沉意：

许多次，我问过母亲一些植物的方言发音
它们都被从书本上学来的话覆盖了
如一块石头压住了一株幼苗
母亲小心翼翼地说着，看着我
一片经久不见阳光的瘦叶子从石块下面钻出来
她顺便还絮叨着说一些别的事情
秘密的气息

像奔跑在我们之间的 透明的蝴蝶
(《声音》)

我们汉语的诗歌，早自孔子的时代就曾经承担过“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认识保留功能。可是，如今被学院派把持的书本知识已经成为唯一合法性的知识，它正在借助全球化的风潮而淹没千千万万种具有鲜活生命的“地方性知识”。作为学院派的一员，我们可以在各种场合头头是道宣讲各种书本知识，可是我们面对大自然的时候，又能叫出多少树木和多少种草儿的名称呢？如果我们没有一位像贵锋的母亲那样懂得方言发音的人可以询问，或者我们不能像他母亲那样回答我们下一代的问题，这些世世代代传承到今天的地方性知识，是不是像冷却的“草木灰”，被归结为落后和制约时代进步的农耕文明而彻底加速遗忘呢？是不是就要在我们的时代终止传承，乃至彻底断根呢？

贵锋的诗集有助于给世人提醒“诗人何为”这样一个自浪漫主义流派以来的老问题，特别是在我们当下的语境之中。我愿意用自己对这个问题的一点思考来命名这篇随意写成的序文。但愿个人见解不至过于有违诗人的初衷，也不至于限制读者对诗的理解。

目 录

文化断根时代的诗歌记忆(序).....1

第一卷 暗中发生

自述	3
鸦儿	4
老鼠	5
咕噜雁	6
雨	7
食物	8
睿	9
雨之二	10
猪圈	11
儿歌:半个烧饼	12
开灯仪式	13
老人	15
拔谷秆	16
豆腐	18
圣母	20
秋风凉	21
自留地	22

河湾	23
渭北	24
雨后	25
小花圃	26
驴耳朵草	27
荆丛	28
节奏	29
蚂蚁	30
蚂蚁之二	31
田野	32
散记	33
播种	34
声音	35
一把梯子	36
碰上	37
浑身湿透的人	39
马经	40
渭河周围的村庄	42
一簇草	44
半黄的草,半绿	45
院子里的苹果树	47
煤油灯	49
父子关系	51
嫁接	52
阴阳先生	53
河流	55
父亲的小花园	56

池塘	57
暗中发生	58
苍白	60
自缢者	62
小学同学	64
树枝	66
冬日	67
老师	69
名字	71
简化	72

第二卷 场景与影像

月亮门	75
时间中的神	76
伸向对岸的坝	77
风渐渐起了	79
身体里的水	80
蟋蟀	81
雨灯	82
三轮车	83
风很大	84
老人和房子	85
黄昏	86
小镇	87
九月	88
蓝色灰烬	89

他们	93
春来了	95
慢和快	96
契约	97
电锯逼近的声音	98
时间	99
春雨	100
河水	101
失衡	102
半块月亮	103
深秋	104
音色	105
沉沦	106
早晨	107
蜜蜂	108
他模糊地走着(组诗)	109
轮盘又转回来了	112
是,不是	113
阳光	114
涨	115
药片	116
光芒	117
蝴蝶	119
错非错	120
风云散	121
多年来没有人因此责备我	123
在世上	124

巡道工.....	126
和一颗星星签下契约.....	131
土豆·青蛙·月亮.....	132

第三卷 绿焰

十间房	135
父亲,先生.....	141
月光	148
渭水组歌	155
绿焰(组诗).....	164
仪式:密林.....	176

附录

随笔:气息.....	189
------------	-----

第一卷

暗中发生

自述

记得当初
他们怀抱蜡烛柔弱的光焰
守候在熟睡的太阳旁
像父母守护着孩子
免遭月光的侵袭
传说中黑夜的味道
使他们为过分纯净的白昼
担心

而我
被一只大手抓住
在寒冷中谛听
树木和大地的呓语
如同被咒语迷住
将一切遗忘

但当我终于走过漫长的黑暗
注视每一个人
他们都低下头
害怕心中的羡慕
让我瞧出

鸦 儿

曾唤鸦儿，今呼乌鸦
一个人长大
是不是就变黑了

鸦儿嘎嘎嘎
从树下经过
你骑骡子我骑马
雪花灌了一脖颈